

编者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独特标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华古籍经典,无不蕴含着丰富而卓异的中华智慧,而《世说》(又名《世说新语》)更以展示古人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见称。读《世说》,能解颐,能丰识,能增智,能强骨,也正因为如此,读《世说》历来为世人所重。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专栏,刊登公羽撰写的《<世说>说》,一起读《世说》、说《世说》,见高洁洒脱的风骨、增目穷一切的智慧、照古今人文的流变。



典籍寻微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刘尹名恢,字真长,曾任东晋丹阳尹,故有此称。刘亦当时的清谈名流,是晋明帝的驸马。刘恢死后,名士孙绰为他作诔文,称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可见其处世做事的高标与放达,时人评说他“为政清静,门无杂宾”。《世说》中载此人言行颇多。王荆产是王徽的乳名,曾担任过尚书郎。其父王澄曾为荆州刺史,而王徽出生在荆州,因此人们猜想他是为此而小字叫荆产

《世说》说(一)

公羽

的王澄为政有清廉名,所以刘恢告诫人们,不是长松下当然有清风耳,不是有其父必然有其子的。言外之意其实是说王荆产这个人是不行的。中国历来有“虎父无犬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一类的说法,虽然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毕竟是鲜明的声音,所以被司马迁记在了《史记》中。而魏晋时期又是门阀世家垄断政坛、抗衡皇权的最显赫的时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此之谓也。年少时看《三国演义》,对袁绍、袁术家族的“四世三公”记忆颇深,只是当时不明就里。《三国演义》里曹操说刘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闻

言大惊,但刘禅却是以“此处乐,不思蜀”名闻后世的。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知让多少人因此醒悟而成才,但诸葛亮却终生一事无成,“临危一死报君王”。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颇有作为。但晋惠帝司马衷,却在天下大饥、饿殍遍地时问“何不食肉糜”,可见,虎父固然生子是虎,但此虎非彼虎也。虎父的能力、品质是不能通过与雌虎的娱乐活动来遗传的,就好像一个富豪可以把万贯家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但无法把智商和能力通过生理遗传传给己的后代。识人、择人,可不慎乎?



履痕处处

又见大美新疆

陶建新

2023年6月,我们几个战友随团到新疆,经过半个月的旅行,享受了一次心灵的盛宴,都为这里的辽阔壮美、人文历史的厚重赞叹。

早些年间,我去过新疆哈密。那年的8月,我从乌鲁木齐下飞机,乘汽车7个多小时到哈密。沿途戈壁滩一望无垠,它翻滚着热浪,把大地笼罩得深不可测。阳光与热浪挥洒出的画卷,像是在讲述生命的顽强与绚烂。新疆与河南的时差有两个多小时,到了晚上九点钟天还没有黑,给人以遐想的空间,有一种偷了时间的快感。

时光荏苒,日前,新乡安徽商会受喀什特殊经济开发区驻郑招商同志的邀请,组织部分企业家代表赴喀什考察交流。新乡安徽商会总顾问马传运率队,商会会长沈爱明、秘书长刘子才等参加考察活动。

我们从新郑机场乘飞机,直抵新疆喀什。5个多小时的行程,跨越千山万水,确实有些疲惫。当踏上喀什的那一刻起,内心的激动直接冲淡了旅途中的丝丝倦意。

去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虽已结束,喀什的节日气氛仍然很浓。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

就。党中央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新乡安徽商会这次到喀什,就是要寻找新的发展商机。

喀什特殊经济开发区对这次考察交流活动很重视,专程安排了座谈与实地考察。座谈会之后,我们先后考察了喀什综合保税区、金融贸易区、加工转化区、物流产业园和自贸试验区等。在座谈交流中得知,喀什安徽商会在喀什深耕多年,打出了品牌。喀什有60%的酒店是徽商经营的,徽商企业涵盖房地产、建材、旅游等20多个领域,并参与了“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有效地促进了皖疆经济合作。我们慕名与喀什安徽商会取得联系,受到热情接待,并与该商会秘书长等负责人进行了座谈,视频连线了该商会会长王国琴。双方都希望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实现双赢。

喀什特殊经济开发区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担负着建设我国向西开发窗口的重任,推动形成我国“陆上开放”与“海上开放”并重的对外开放格局新战略使命,享有针对性特殊优惠政策和先行试验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优势。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或毗邻,具有“五口通八国,一

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是我国进入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黄金通道,是集“铁公空”于一体的国际物流枢纽。

新乡安徽商会副会长徐达在我市从事冰糖加工,企业年产值近2亿元,与喀什奥都糖业有业务往来,其间,我们专程到奥都糖业进行了参观考察。奥都糖业于2017年3月落户伽师,是集农业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厂区总占地1222.24亩,注册资金6亿元,2017年11月建成投产,累计投资16亿元,凭先进的工艺和智能化管控,年产值突破25亿元,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

为期4天的学习考察交流,大家收获满满。沈爱明说,企业想要有长远的发展,一定要积极投身国家战略,抢抓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借助资源配置,才能收到1+1>2的成效。

喀什是丝绸之路上的“活体史诗”,是时间与信仰交织的古老迷宫。千年的沉淀,今日的唤醒,更加丰富多彩,新疆确实是一个去了以后还想再去的地方。喀什以庆典为契机,正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的创新发展,未来必将成为西域大地一颗冉冉升起的璀璨明珠。期待有缘与喀什再次相见。



摄影天地



大河落日惊飞鸿

杨敬中摄



诗林折枝

暴风雪花和冰搭起的桥梁

刘瑞俊

待到金黄的迎春花  
落满雪花的时候  
是你的祝福还是其他  
已无从知道

那六棱的美丽图案  
是你日日夜夜编织的思念  
还是你无言的泪滴  
拥挤着试图覆盖曾经的降临

天上的虹霓  
会不会是快递打折的礼品  
在流星滑落之前  
燃烧所有的祝愿

也许已经忘却  
凿凿的承诺行走在风中  
独有这多年猛烈的暴风雪  
吱吱嘎嘎  
始终踏碎在严冬的清晨

与雪有约

陈雨

与雪相约  
是在深冬时节  
以凛冽寒风为序  
用满地枯叶飞落  
先是米粒般轻飘  
接着是鹅毛般飞絮

后来冬与春有了孩子  
一个叫白马王子  
一个叫白雪公主  
雪中蜡梅妖娆  
迎春花暗自料峭

听一听雪落的声音  
掬一捧融雪的东风  
看一看雪被下的萌动  
摸一摸屋檐下的冰挂  
还有没有青春的余温

这一年  
我看到了四季的轮回  
这是一场雪  
才是轰轰烈烈的继续



心灵之歌

离开家乡河南到外地求学后,家乡的发展和变化还时时牵动着我的心。河南地处华北平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被誉为“中原粮仓”,巍巍太行横亘河南北部,它是华北平原的“生命脊梁”。这里不仅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听到室友说:“小红书刷到好多河南太行山的美景,这个假期打卡大河南!”我立刻来了精神,说起“老家河南”,真有藏不住的自豪感,谈起近些年的巨变,更是如数家珍。我推荐他们到南太行走一走、看一看,去感受今日太行山的清风竞渡、万壑松涛以及河南人民以红旗渠精神和太行精神为底色,在新时代生



榴花

清风竞渡南太行

傅曦蕾

态文明画卷上续写的传奇。

儿时听祖父讲,太行山在人们的印象中不是蓝天和碧水,而是为满足生产需要,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后留下的“累累伤疤”。但近年来,河南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如太行山水土流失治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贯通、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和愚公移山的古老传说在新时代焕发出不畏艰难、久久为功”的太行精神,早已融入河南人民的血脉,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最持久的力量源泉。经过几十年的修复和生态重建,特别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河南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对绿水青山的执着追求,一层层梯田织锦堆玉,一座座荒山染绿吐翠,一个个贫困村村脱贫致富,连成了一座动人的太行生态变迁史。如今的南太行已变身为河南人民假期休闲和体验绿色生态的“后花园”,南太行重现《诗经·商颂·殷武》中“陟彼景山,松柏

丸丸”的胜景,焕发出璀璨光华。

执“生态之笔”,精绘太行青绿画卷。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昔日的露天采矿坑和堆放废矿渣石的荒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矿坑回填、山体复绿。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涵盖新乡、鹤壁、安阳、焦作、济源5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生态廊道像是给太行山镶上了一条美丽的裙边,生态修复后的太行山脉不仅是壮丽的地理景观,更是华北平原的生态屏障和气候调节器。

展“太行天路”,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全长千余公里,游客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畅游,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观看生态种植基地、千亩花海。驱车自驾不仅能够让你领略到太行山脉的壮丽风光,还能够带你探访沿线的多个著名景点,如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直通的云台山、神农山、八里沟、万仙山、云梦山等,让人不觉惊叹大自然的奇崛伟力。“太行天路”则可以带你登临南太行的最高峰,去观看数不清的风力发电机组巍然耸立的震撼画

面,漫山遍野的斑斓色彩与蜿蜒的太行公路交织,构成绝美的山水画卷,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太行一年四季的独特韵味,与大自然相融合的画面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

筑“金山之梦”,谱写富民强地诗篇。南太行散落的众多古村落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特色农业的开发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新画卷,通路、通网、通民心,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使新时代的山村散发出耀眼的活力。传统的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无土栽培有机瓜果的试验大棚吸引了游客带着孩子探索农业科技密码;自种农场让人们体验躬耕和采摘的乐趣;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旷野里的读书会成了人们心灵栖息的港湾。

南太行的生态修复是当代河南生态文明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红旗渠精神和太行精神是河南人民永续奋斗的灯塔,它将继续指引中原儿女护山、护水、护蓝天,绘就河南生态文明新画卷。



岁月华章

我的蜗居小屋

李会勇

刚参加工作时,单位是一家市属国有企业,员工的家大多在市区,所以,公司既没有食堂,也没有单身宿舍。对于我这个根在农村、单枪匹马、初来乍到的学生来说,饮食起居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班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下班后彷徨犹豫、六神无主,看着同事们一个个高高兴兴地离开,自己却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怅然若失,困惑恍惚,没有丝毫的归属感。

好在母校和单位相距不算太远,只有几公里的路程。上学时我很多时候在学校一位慈祥和蔼的老教授家里蹭饭,晚上便借宿在筒子楼里一名青年讲师的寝室。有时候加班太晚或遇上雨雪天气,干脆掏两块钱,随便找一个通宵达旦循环播映的录像厅,边看边睡,将就着熬到天亮。中午下班后,习惯到单位对面的胡同口,在将要收摊的早餐点买来一碗稀饭或胡辣汤,配上烧饼或油条,凑合着填饱肚子,便是一顿美美的午餐了。

半年多后,因为勤勉敬业,工作踏实,成绩突出,很快崭露头角,我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认可。作为奖励,公司破例在5公里外一栋家属楼的楼下拐角处,专门为我腾出来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

小屋的右边是一条窄窄的人行通道,左边紧挨着楼梯,不远处便是整栋楼房的垃圾道。冬季还好,进入夏天,蚊蝇乱飞,污水横流,扑面而来的臭味总是令人作呕,掩鼻而过。

小屋3米长、2米宽、近4米高,上面对着的是2楼到6楼的厨房和卫生间。墙角处并排两根直通上下的管道,一根是直径约0.1米的白色塑料水管,一根是直径约0.15米的黑色铸铁下水管。屋顶悬着的那根白色荧光灯,略显刺眼,却照亮了小屋的角角落落。水管对面的墙体上,离地一尺高的地方嵌着一个白色的用电插座,虽不起眼,却为我烧水、煮面和生活日常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好心的同事借给我一张2米×1.5米的钢丝床,靠墙摆放后,床尾处仅余不到1米宽的空间,可以用来晾衣、煮饭。因为狭窄,房间的小木门往往开了一半便碰到床沿,出入都需要侧着身子。0.4米宽的窗,尽管只有一扇,从我入住以后,就基本没有打开过。

寒窗虽破能避风雨。小屋对于我的意义,就像惊现在沙漠跋涉者面前的那瓶水。尽管经常在半夜里被下水道哗啦啦的冲水声吵醒,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独立思考,自我疗伤,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终于结束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浮萍般飘零的狼狈生活,那种欣喜和满足确实无以言表。

床底下的纸箱里堆叠着我的被褥和衣服,床上靠墙的位置,一摞摞整齐地摆放着我在中文系就读时用过的教材,以及在大街的书摊上低价买来的小说和参考读物。

在这个小屋中,我把自己上学时没有来得及细读的《文学概论》《美学通论》《古代文学》等当时为应付考试而囫囵吞枣般学过的教材又细嚼慢咽,重温



往事如歌

滩红雪暖忆当年

林雪枫

五十载光阴弹指过,每遇寒梅初绽,辄忆1975年元旦那场漫天风雪。我踏雪赴封丘县尹岗新公社履职,足下琼屑咯吱作响,恍若岁月足音,于记忆深处久久萦回。那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于封丘县而言,更具有里程碑意义。三桩往事如黄河洪滔,每每梦回,翻涌不息。

新公社初肇,宛若一纸待展的素笺,百业待兴,却举步维艰。“地处偏僻,交通梗阻,粒食仰赖统销,用度倚仗救济”,此乃彼时社情最真切的描摹。所幸有数万亩黄河滩涂,成了沿岸村落的天然粮仓。那时,因为高秆作物耐涝,纵使河水漫滩,亦能结实成穗。于是,播种红高粱便成了彼时的“革命之举”。茫茫滩涂上,那片高粱的殷红,是特殊年代里人们的冀望。

那年盛夏的洪灾,至今思之,犹心悸不已。封丘沿黄7个公社遭黄水漫滩,乡亲们奔向黄河大堤求生。尹岗公社碾庄村被两三尺深的洪水围困,成了一方孤岛。公社全员分多路抗洪抢险。一时间,运石的大车、载柳的畜车与万千父老汇成洪流,车马嘶鸣与抢险号子震彻长空。我蹒跚摸索进村救人,水位陡涨至颈,慌乱中搂住一只羊,借力跃向堤坝。恰逢县委的北

了一遍,既打发了百无聊赖的寂寞长夜,又弥补了上学时匆匆浏览留下的遗憾。

在这个小屋中,我首次通篇阅读了《骆驼祥子》《啼笑因缘》《子夜》等中国文学精品和《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呼啸山庄》等外国长篇名著。每一本书都像撕破夜幕的黎明曙光,更像一叶通向新世界的小舟,叩响心弦,开阔视野,磨砺意志,让灵魂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徜徉,荡起层层涟漪,有时心潮澎湃,有时感慨万千,有时浮想联翩。这个曾经堆满杂物、备受冷落的简陋小屋,从此让我和书香美美与共,处处弥漫着文学的芳香。

小屋不仅避风挡雨,更是我心灵的憩息地。它远离尘嚣,拒绝繁华;它闹中取静,优雅淡定;它简单真实,无欲无争;它是卧室,也是书房;它是家,却又非家。它对于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单身青年来说,散发着知识的诱惑,充满了家的惬意和温暖。

美中不足的是,小屋离卫生间太远,白天还可以到隔壁的院子里方便,晚上仓库大门一锁,我只能到大街上寻找公厕。赶上肠胃不好拉肚子,我半夜里跑到500米以外方便,来回折腾几次,真的苦不堪言。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深秋的周末,秋雨绵绵。因为感冒发烧,我浑身乏力,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请了两天病假。我提前在小屋备足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大袋散装的方便面,除了上厕所时到外面透透气,基本上是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屋外,滴滴答答的雨声昼夜不停;屋内,除了我偶尔的咳嗽声,基本没有什么声音,气氛异常沉闷。两天的时间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收到一声问候,没有听到一次敲门。在这个密闭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感到远离亲人的孤独,感到独在他乡为异客的无助,感到患病时无人问津的辛酸,第一次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我在这个简陋的小屋,度过了半年多的难忘时光。第二年开春,我被调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分配了一间10余平方米的宿舍,公司有集体食堂、职工浴池、工会俱乐部,福利也提高了不少。因为来自农村的同事多,工作氛围好,加上居有房、食无忧,生活安定,尽管工作量有增无减,经常需要加班加点,但我并没有感到有太大压力。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感觉开始认识和逐渐融入了这座陌生的城市。

后来,我立业成家,在单位新盖的两间平房里娶妻育女。几年后,我购买了商品住宅,又置换成现在的电梯楼房,生活和事业年年有收获,岁岁有新高。内心修篱种菊,时光淘洗澄明,我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认知更加丰盈充实,可以从容抵抗岁月的沧桑和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

30多年过去了,小屋早已被破砖烂瓦围堵,成为废品堆放点,难以看到昔日的容颜。可我的脑海中却时常浮现出当年蜗居时的样子,毕竟,那曾经是我为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是我难以释怀的来时之路,也是我砥砺前行、扬帆启航的风雨港湾。



往事如歌

京吉普停靠在堤边,秘书识得我,向身旁的县委书记引荐:“此乃公社干部小林,文赋之事甚为精擅。”书记急忙对司机说,让小林去车上把衣服拧拧再穿!一句质朴的嘉许,竟成洪滔之中最暖的赓光。

特殊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浪潮此起彼伏。编印一张《学大寨简报》是公社凝心聚力的纽带。那时,简报是上传下达的关键津梁。我不时往返县城,寻购油墨、蜡纸、刻字钢板诸般耗材,只为让1975年里每期对开的套红简报能及时送至各大队。简报栏目亦因事而设,唯“擂台赛”一栏保持不变。“谁英雄谁好汉,擂台赛上比比看”的标题赫然醒目,各大队名称后的诸多项目内预留的小红旗位置,成了最铿锵的动员令。红旗盈列的大队,干部眉宇间尽是喜色;暂居落后的村落,则摩拳擦掌,誓要迎头赶超。一时之间,比争创氛围浓烈,这份简报随之誉满全县,竟有了“洛阳纸贵”的盛况。

五十载风雨洗尽铅华,黄河滩头的红高粱早已不是唯一的景物。那段踏雪启新程的岁月,有艰辛更有坚守。如今重忆1975,那些人,那些事,早已化作生命里的温润底色。纵使时光流转,星霜屡变,终究难以忘怀。